平王立東遷于雒邑辟戎寇平王之時周室衰微諸侯
彊并弱齊楚秦晉始大政由方伯史周本紀
述異記　平王二年十旬不雨遣祭天神俄而生湧
泉金魚躍出而雨降
初周避犬戎之難東徙洛邑秦襄公以兵送王王與誓
封爵之襄公于是始國而與東諸侯通使聘享之禮通鑑
前編
初鄭桓公為司徒善于其職甚得周衆又死于犬戎之

難王命其子掘突纘乃父之職復為司徒通鑑前編

平王十九年王懐申侯全己之功又慼鄭伯迎立之功

為遣畿内之民戍申及許鄭邑非許國也以防戎通鑑前編

平王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作揚之水

以刺之　行役無期大夫思其危難作君子于役以諷

焉詩序

子夏詩傳　荆伐申平王以周師戍申周人怨之賦

揚之水　戍者不歸室家思怨賦君子于役

東遷學廢君子傷之賦子衿 子夏詩傳入王風詩說畧同詩序入鄭風學校廢也

五十一年平王崩太子洩父蚤死立其子林是為桓王

桓王平王孫也 史周本紀

桓王

三年鄭莊公朝王不禮五年鄭怨與魯易許田許田天子之用事太山田也 史周本紀 十三年伐鄭鄭射傷桓王

桓王去歸 史周本紀

十五年莊王崩子釐王胡齊立史周本紀

釐王

僖王棄賢大夫諷之賦唐棣詩傳入王風詩說亦同按今經文無此詩而詩說云首章興也二章三章賦也則此詩實三章矣蓋此章三章即東門之墠兩章兩首章即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四句正與東門辭義相似本以唐棣名篇後為夫子逸去故以東門名篇今詩傳詩說皆缺東門可知矣曲沃武公以寶器賂王王以武公為晉侯通鑑前編

釐王三年齊桓公始霸五年釐王崩子惠王閬立史周本紀

惠王

親

三年叔帶與戎翟謀伐襄王王欲誅叔帶叔帶奔齊齊桓公使管仲平戎于周使隰朋平戎於晉戎伐周晉伐戎救周故平之也王以上卿禮管仲管仲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勳毋逆朕命管仲卒受下卿之禮而還九年齊桓公卒十二年叔帶復歸于周史周本紀自平戎以下見左傳僖十二年

元倉子
政道
祭公問賢材何從而致元倉子曰賢正可待不可求材
慎在求不在無若天子靜大臣明刑不避貴澤不隔下
則賢人自至而求用矣賢人用則四海之內明目而視
清耳而聽坦心而無鬱矣天自成地自寧萬物醇化鬼
神不能靈故曰賢正可待不可求若天子動明大臣和
理之求士也則恢弘方大公直靖人之材至若天子苛
察大臣躁急之求士也則曲心巧態毀方破道之材至

亢倉子曰夫非賢不求而自至者固衆矣天下有道則賢人不求而自至天下無道則非賢不求而自至人主有道者寡無道者衆天下賢人少不肖者多是知非賢不求而自至者多矣祭公曰賢固濟天下材亦能濟天下賢與材安取異耶亢倉子曰窅乎哉其問也夫功成事畢不殉封譽恭退樸儉之謂賢功成事畢榮在祿譽光揚滿志之謂材賢可以鎮國材亦可以理國所謂鎮者和寧無爲人不知其力所謂理者勤率其事人知所

于德一賢統衆材則有餘衆材度一賢猶不足如是賢材之殊域有居山林而諠者有在人俗而靜者有諠而正者有靜而邪者凡視察其貌鄙俗而能有賢者萬不一有視察其貌端雅而實小人者十而九夫不練其言而知其文不責其儀而審其度不采其譽而知其善不流其毀而斷其實可謂有識者也亢倉子賢道

周靈王立二十一年孔子生于魯襄公之世夜有二蒼龍自天而下來附徵在之房因夢而生夫子有二神女

又　浮提之國獻神通善書二人乍老乍少隱形則出影聞聲則藏形出肘間金壺四寸上有五龍之檢封以青泥壺中有黑汁如淳漆灑地及石皆成篆隸科斗之字記造化人倫之始佐老子撰道德經垂十萬言寫以玉牒編以金繩貯以玉函晝夜精勤形勞神倦及金壺汁盡二人刳心瀝血以代墨焉遞鑽腦骨取髓代為膏燭及髓血皆竭探懷中玉管中有丹藥之屑以塗其身骨乃如故老子乃更除其繁紊存

曰太子晉行年十五而臣弗能與言君請歸聲就復與田聲就復與周之二邑為晉所取若不反及有天下將以為誅平公將歸之師曠不可曰請使暝臣往與之言若能幪予反而復之師曠見太子稱曰吾聞王子之語高于泰山夜寢不寐晝居不安不遠長道而求一言王子應之曰吾聞太師將來甚喜而又懼吾年甚少見子而懾盡忘吾度師曠曰缺三字吾聞王子古之君子甚成不驕有成德而不驕自晉始如周行不知勞王子應之曰古之君子其行至慎

至周書太子晉

列仙傳　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凰鳴遊伊洛之間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三十餘年後求之于山上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于緱氏山巔至期果乘白鶴駐山頭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遂立祠于緱氏山下及嵩高首焉

世語　王子喬墓在京陵戰國時人有盜發之者覩

身遠害而已

孔子適周問禮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汰色與淫志是皆無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者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遊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罔遊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于龍吾不知其乘風雲

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耶史老子傳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名耳字伯陽謚曰明周守藏室之吏也孔子適周在景王二十三年或云敬王二年

老子見孔子從弟子五人問曰為誰對曰子路為勇其次子貢為智曾子為孝顏回為仁子張為武老子嘆曰吾聞南方有鳥其名為鳳所居積石千里天為生食其樹名瓊枝高百仞以璆琳琅玕為實天又為生離珠一人三頭遞卧遞起以伺琅玕鳳鳥之文戴聖嬰仁右智左賢藝文類聚引莊子今無此

子既讀斯文也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近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以口過患哉（家語又說苑敬慎）

孔子觀乎明堂覩四門墉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戒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孔子徘徊而望之謂從者曰此周之所以盛也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人主不務襲跡于其所以安存而忽怠所以危亡未有異

皇覽　景王冢在洛陽太倉中秦封呂不韋洛陽十
萬户故大其城并圍景王冢也

春秋戰國異辭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戰國異辭卷二

右春坊右諭德陳厚耀撰

周

敬王

敬王元年晉人入敬王子朝自立敬王不得入居澤四年晉率諸侯入敬王于周子朝為臣左傳云子朝奔楚皇覽云子朝冢在南陽西鄂縣今西鄂晁氏自謂子朝後也諸侯城周

十六年子朝之徒復作亂敬王奔于晉十七年晉定公遂入敬王于周以上史周本紀

敬王二十八年殺其大夫萇弘周劉氏與晉范氏世為婚姻弘事劉氏故與范氏趙鞅以為討周人殺弘通鑑前編

弘蜀資中人

叔向之讒萇弘也為萇弘書謂叔向曰子為我謂晉君所與君期者時可矣何不亟以兵來因佯遺其書周君之庭而急去行周以萇弘為賣周也乃誅萇弘韓子內儲下

呂覽必已篇萇弘矢心王室而王不能用且殺弘以悅趙鞅弘死藏其血三年而為碧以殺之不當其罪也

說苑權謀叔向之欲殺萇弘也數見萇弘于周因佯遺書曰萇弘謂叔向曰子起晉國之兵以攻周吾廢劉氏而立單氏劉氏請之君曰此萇弘也乃殺之

萇弘忠于王晉趙鞅殺之周人傷之賦有兔詩傳詩說同詩序云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作兔爰

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為我著書于

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　列仙傳曰關令喜者周大夫也善內學星宿服精華隱德行仁時人莫知老子西遊喜見其氣知真人當過候物色而迹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為著書與老子俱之流沙之西服具勝實莫知其所終亦著書九篇名關尹子　列異傳云老子西遊關令尹喜望見有紫氣浮關而老子果乘青牛而過也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史老子傳

高士傳　老子李耳字伯陽陳人也生于殷時為周柱下史好養精氣貴接而不施轉為守藏史積八十

餘年（史記云二百餘年）時稱為隱君子謚曰聃仲尼至周見之知其聖人乃師之後周德衰乃乘青牛車去入于秦（敬王元年也）過西關關令尹喜望氣先知乃物色遮候之已而老子果至乃强使著書作道德經五千餘言為道家之宗以其年老故號其書為老子

拾遺録　老子當周之末居山與世人絶迹惟有黃髮友五人手杖青節之杖出入室中與老子談

神仙傳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楚國苦縣賴鄉人

性絶穀變化役使鬼神之法　本行經云太上老君託胎洪氏之胞凝神瓊胎之府　又老子内傳云其母曾見日精下落如流星飛入口中因有娠七十二歲而生常有五色雲繞其形五行之獸衛其堂於陳國渦水李樹下剖左腋而生又曰頂有日光身濕白血面凝金色舌絡錦文形長一丈二尺齒有四十八受元君神圖寶章變化之方及還丹伏火水汞液金之術凡七十二篇

德若不足陽子居蹴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莊子寓言

地志肇昌府尹喜秦州人函谷關令見紫氣東來謂有真人過果遇老子授以道德經後仙去與老子會于蜀賜號文始先生

關令內傳　關令尹喜周之大夫也母氏嘗晝寢夢天下絳霄流繞其身見長人語令咽之既覺口有盈

又周元極極當作王元極一作無極元年歲在癸丑癸當作乙冬十二月二十五日老子度函谷關關令尹喜先敕門吏曰若有老翁從東來乘青牛薄板車者勿聽過關其日果見老翁乘青牛車求度關關吏入白喜曰諾道令來矣我見聖人矣即帶印綬出迎設弟子之禮老子授喜道德五千言

又　老子與尹喜登崑崙山金臺玉樓七寶宮殿晝夜光明乃天帝四王之所遊處有珠玉七寶之狀

又　尹喜共老子西遊省太真王母共食碧桃紫梨玉文之棗其實如瓶

又　真人遊時各坐蓮花之上一花輒徑十丈

顧歡夷夏論　老子入關之天竺維衛國國王夫人名曰淨妙老子因其晝寢乘日精入淨妙口中後年四月八日夜半時剖右脇而生墜地即行七步于是佛道興焉此出玄妙内篇經見宋書

四十一年楚滅陳孔子卒四十二年敬王崩子元王仁

立

元王

元王八年崩子定王介立定王一作貞王

定王

定王二十八年崩長子去疾立是為哀王哀王立三月弟叔襲殺哀王而自立是為思王思王立五月少弟嵬攻殺思王而自立是為考王此三王皆定王之子以上史周本紀

西周桓公卒子威公立威公卒子惠公代立復封其少子（名班）于鞏以奉王號東周惠公　世本西周桓公名揭居河南東周惠公名班居洛陽

韓子（內儲下）周太子公子朝其弟公子根甚有寵于君君死遂以東周叛分為兩國

括地志　史記周顯王二年西周惠公封少子班於鞏為東周其武公為秦所滅　正義引據此東周之分在顯王二年即趙世家所謂分周為兩者周本紀

無此事是史疎也

顯王五年賀秦獻公獻公稱伯九年致文武胙於秦孝公二十五年秦會諸侯於周二十六年周致伯於秦孝公三十三年賀秦惠王三十五年致文武胙於秦惠王史周本紀

秦師臨周以求九鼎顯王患之以告顏率此事詳國策然以顯王為周君謂東周惠公也率曰請救于齊遂說齊王曰秦無道欲興師求周之鼎君臣計不若歸齊即願王圖之齊王悅發師

救周秦師罷齊求鼎顏率曰周即獻鼎然不可懷挾提挈不識何塗之從王曰塗于梁率曰梁欲求鼎謀暉臺之下小海之上梁必不出也王曰從楚率曰謀于章華臺之上楚必不出矣齊王乃止春秋後語

初晉太史屠黍黍一作餘見晉之亂也見晉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其圖法歸周屠黍晉出公之太史也出公頃公之孫定公之子也史記曰智伯攻出公出公奔齊而道死焉周威公見而問焉考王封其弟於河南為桓公威公桓公之子也曰天下之國孰先亡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故對曰臣

比在晉也不敢直言示晉公以天妖日月星辰之行多不當曰是何能為又示以人事多不義百姓皆鬱怨曰是何能傷又示以隣國不服賢良不舉曰是何能害如是是不知所以亡也故臣曰晉先亡居三年晉果亡威公又見屠黍而問焉曰孰次之對曰中山次之威公問其故對曰天生民而令有別有別人之義也所異於禽獸麋鹿也君臣上下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晝為夜以夜繼日男女切倚固無休息切磨也倚近也無休息晝夜宣淫也淫昏康

樂歌謳好悲（樂極則縱之以悲也）其主弗知惡此亡國之風也臣故曰中山次之居二年中山果亡威公又見屠黍而問焉曰孰次之屠黍不對威公固問焉對曰君次之威公乃懼求國之長者得義蒔（義蒔一作錡疇）田邑而禮之二人（賢者也）得史驎趙駢（驎一作理駢一作巽）以為諫臣去苛令三十九物（物事也）以告屠黍對曰其尚終君之身乎臣聞之國之興也天遺之賢人與極言之士國之亡也天遺之亂人與善諛之士威公薨建九月不得葬周乃分而為二（下棺置地中謂

將殺之出亡走晉晉人用之是為鄢陵之戰又有士曰
上解于王將殺之出亡走晉晉人用之是為兩堂之戰
又有士曰伍子胥王殺其父兄出亡走吳闔閭用之于
是興師而襲郢故楚之大得罪於梁鄭宋衛之君猶未
遽至于此也此四得罪於其士三暴其民骨一亡其國
由是觀之士存則國存士亡則國亡子胥怒而亡之申
包胥怒而存之士胡可無貴乎 說苑尊賢 漢書儒家甯越一篇
甯越中年鄙人也苦耕之勞謂其友曰何為而可以免

此苦也友曰莫如學學二十年(一作三十年)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十五歲(一作十歲)人將休吾將不休人將卧吾不敢卧十五歲而周威公師之(說苑又呂覽建本)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養生也)吾子與祝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聞之操拔篲以待門庭亦何聞于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岩居而水飲不與民

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簿高門大家也縣簿小户也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内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内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内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柴立木偶無心也三者若得其名必極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袵席之上飲食之閒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祝宗人玄端以

臨牢筴說彘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豢汝十日戒三日
齋藉白茅加汝肩尻乎彫俎之上則汝為之乎彘謀曰
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為謀則苟生有軒
冕之尊死于腞楯之上聚僂之中則為之（腞楯畫盾也聚僂曲薄所以捲聚物者言被刑戮而置于此也）為彘謀則去之自為謀則取之所異
彘者何也（莊子達生）

張儀蘇秦二人同志好學迭剪髮而鬻之以相養或傭
力寫書非聖人之言不讀遇見墳典行途無所題記以

墨書掌及股裏夜還而寫之折竹為簡二人每假食于路剥樹皮編以為書帙以盛天下良書嘗息大樹之下假息而寐有一先生問二子何勤苦也儀秦又問之子何國人答曰吾生于歸谷亦云鬼谷鬼者歸也又云歸者谷名也乃謂其術教以干世出俗之辯即探胷内得二卷說書言輔時之事拾遺記

周有豪士居鬼谷號為鬼谷先生蘇秦張儀往見之先生曰吾將為二子陳言至道乙子其齋戒擇日而學後儀

者然也子不見嵩岱松栢華霍之樹上葉凌青雲下根通三泉上有玄狐黑猿下有豹隱龍潛千秋萬歲不逢斤斧之患此木非與天下人有骨肉蓋所居者然也今二子好雲路之榮慕長久之功輕喬松之永延貴一夕之浮爵痛焉悲夫二君痛焉悲夫二君儀秦答書曰先生秉德含弘饑必噉芝英渴必飲玉漿德與神靈齊明與三光同不忘賜書戒以貪昧儀以不敏名聞不昭入秦匡霸欲翼異時君剌以河追喻以

深山雖素空闇誠銜斯言儀等曰偉哉先生玄覽遐

鑒與亡皎然二子不能抑志退身甘蓼蟲之樂棲竹

葦之巢自掇泯滅悲夫痛哉

說苑　鬼谷子曰人之不善而能矯之者難矣說之

不行言之不從者其辯之不明也既明而不行者持

之不固也既固而不行者未中其心之所善也辯之

持之明之固之又中其人之所善其言神而珍白而

分能入於人之心如此而說不行者天下未嘗聞也

此之謂善說

鬼谷子　鬼谷先生曰蘇秦張儀一體也然其矯尾厲角含吐縱横儀不如秦是能分人主之地也　今本無

典畧　邯鄲之北有蘇大俠者蘇秦往說之大俠送以黃金百鎰其家丞諫曰君俠之與客無故舊而送之百金其說可得聞邪蘇大俠曰客天下辯士也立談之間再奪吾地而復歸之吾地雖小豈直百金耶

漢書 從横家蘇子三十一篇名秦 張子十篇名儀

周顯王四十二年九鼎淪沒泗淵後秦始皇時見于泗水始皇大喜使數千人入水系而行未出龍齒嚙斷其系故泗上為之謠云稱樂大早絕鼎系（水經注史紀周末九鼎沒于泗水彭城下秦始皇過彭城齋戒禱祠使千人沒水求之不得）

四十四年秦惠王稱王其後諸侯皆為王四十八年顯王崩子慎靚王立 紀年 魏惠成王十一年即顯王

周赧王負責無以歸之主迫責急乃逃于臺後因名逃

責臺責同債北堂書鈔失政註

前漢書諸侯王年表第二 二周有逃責之臺

帝王世紀 赧王多負債於民上臺以避之名曰逃債

臺雒陽南宮誃臺是也

赧王八年秦攻宜陽楚救之而楚以周為秦故將伐之

宜陽韓地秦攻而楚救之周為韓出兵而楚疑周為秦因伐周蘇代為周說楚王曰何

以周為秦之禍也言周之為秦甚于楚者欲令周入秦

以疑周於秦也周不敢不受秦必無辭而令周不受是受地於韓而聽於秦（史周本紀）

秦召西周君西周君惡往故令人謂韓王曰秦召西周君將以使攻王之南陽也王何不出兵於南陽周君將以為辭於秦周君不入秦秦必不敢踰河而攻南陽矣（史周本紀）

東周與西周戰韓救西周或為東周說韓王曰西周故天子之國多名器重寶王案兵毋出可以德東周而西

周之寶必可以盡矣王赧謂成君史周本紀
徐廣曰戰國策云韓兵入西周西周令成君辯說求救按
徐廣註引戰國策一段今本所無且下文亦有脫文也
楚圍雍氏韓徵甲與粟於東周東周君恐召蘇代而告
之代曰君何患於是臣能使韓毋徵甲與粟於周又能
為君得高都周君曰子苟能請以國聽子代見韓相國
曰楚圍雍氏期三月也今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今相
國乃徵甲與粟於周是告楚病也韓相國曰善使者已

行矣代曰何不與周高都韓相國大怒曰吾毋徵甲與粟於周亦已多矣何故與周高都也代曰與周高都是周折而入於韓也秦聞之必大怒忿周即不通周使是以獘高都得完周也曷為不與相國曰善果與周高都史周本紀

三十四年蘇厲謂周君曰秦破韓魏扑師武北取趙藺離石者皆白起也是善用兵又有天命今又將兵出塞攻梁梁破則周危矣君何不令人說白起乎曰楚有養

由基者善射者也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而百中之左右觀者數千人皆曰善射有一夫立其旁曰善可教射矣養由基怒釋弓搤劒曰客安能教我射乎客曰非吾能教子支左詘右也夫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而百中之不以善息少焉氣衰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者百發盡息今破韓魏扑師武北取趙藺離石者公之功多矣今又將兵出塞過兩周倍韓攻梁一舉不得前功盡棄公不如稱病而無出史周本紀

楚欲圖周周王赧使西周武公謂楚相昭子曰三國以兵割周郊地以便輸而南器以尊楚（三國楚齊韓也）臣以為不然夫弑共主臣世君大國不親以衆脅寡小國不附大國不親小國不附不可以致名實名實不得不足以傷民夫有圖周之聲非所以為號也昭子曰乃圖周則無之雖然周何故不可圖也對曰軍不五不攻城不十不圍夫一周為二十晉公之所知也韓嘗以二十萬之衆辱于晉之城下鋭士死中士傷而晉不拔公之無百韓

以圖周比天下之所知也夫怨結于西周以塞鄒魯之心交絶于齊聲失天下其為事危矣夫危兩周以厚三川方城之外必為韓弱矣何以知其然也西周之地絶長補短不過百里名為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衆不足以勁兵雖無攻之名為弑君然而好事之君喜攻之臣發號用兵未嘗不以周為終始是何也見祭器在焉欲器之至而忘弑君之亂今韓以器之在楚臣恐天下以器讎楚也臣請譬之夫虎肉臊其兵利身

人猶攻之也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之于虎裂楚之地足以肥國詘楚之名足以尊主今子將以欲誅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吞三翮六翼以高世主非貪而何周書曰欲起無先故器南則兵至矣于是楚計輟不行史楚世家

西周武公之共太子死有五庶子毋適立司馬翦謂楚王曰不如以地資公子咎請立為太子左成曰司馬翦左成皆楚臣不可周不聽是公之知困而交疏于周也不如請周

周王病甚矣犯請後可而復之令王使卒之周諸侯皆生心後舉事且不信不若令卒為周城以匿事端梁王曰善遂使城周史周本紀

四十五年周君之秦客謂周冣曰公不若譽秦王之孝因以應為太后養地秦王必喜是公有秦交交善周君必以為公功交惡勸周君入秦者必有罪矣秦攻周而周冣謂秦王曰為王計者不攻周攻周實不足以利聲畏天下天下以聲畏秦必東合於齊兵獘於周合天下

鞏與成周皆在王城之東故謂之東班之兄則仍
襲父爵居于王城是為西周武公以王城在成周
之西故自此以後西有公東亦有公二公各有所
食而周尚為一也顯王二年趙韓分周地為二二
周公治之王寄焉而已矣周之分東西自此始九
年東周惠公卒子傑嗣慎靚王以上皆在東赧王
立始遷于西周即王城舊都也史記云王赧時東
西周分治今按顯王二年已分為二不待此時矣

彊辟彊天子之號也諸侯弗得用衞侯更其名曰燬然後受之新書卷之二

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昭文君曰願學所以安周杜赫對曰臣之所言者不可則不能安周矣臣之所言者可則周自安矣此所謂弗安而安之者也呂覽務大淮南子道應

温人之周周不納客問之曰客耶對曰主人問其巷人而不知也吏因囚之君使人問之曰子非周人也而自

如行賊於韓傀則君必以為嚴氏也韓子說林

客有為周君畫莢者三年而成君觀之與髹莢者同狀髹赤黑色言不明也周君大怒畫莢者曰築十版之牆鑿八尺之牖而以日始出時加之其上而觀周君為之望見其狀盡成龍蛇禽獸車馬萬物之狀備具周君大悅畫莢之功非不微難也然其用與素髹莢同韓子外儲左

周武君使人刺伶悝於東周伶悝僵周武君西周之君伶悝東周之臣也僵斃而未死也令其子速哭曰以誰刺我父也刺者聞以為死